



粉笔灰落在肩头时，总让我想起忠县中学那棵老黄葛树。13岁的那年夏天，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站在树下，蝉鸣聒噪得像要把整个青春都煮沸。那时的风华，是课桌上堆叠的试卷，是晚自习后与同学追逐的月光，是语文老师用红钢笔在周记本上写下的那句“山高水长，莫负时光”。

苦读3年后，我走进忠县师范的大门，门楣上“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8个红色大字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1990年秋，我背着帆布包来到异乡的山坳——两河小学。泥土路要么被太阳晒得发白，拖拉机跑过后扬起老高的灰尘；要么被雨水泡得发软，一脚踩下去深陷泥泞，看不

三十五载风华岁月

□ 陈露

们一解暑热；午休时，我用一把蒲扇从教室前面扇到教室后面，只为孩子们睡个好觉。我还记得，上完一天的课，我带着几个胆大的学生和家长，打着电筒，拄着拐杖，在山洞里找到失学的孤儿，把他拉回学校，为他理发，给他准备了衣物和棉被，帮他交了学费，坚决不让班里少一个学生。

多年后，那个问山外是否有火车和飞机的男孩寄来照片，他穿着铁路制服站在高铁旁，背景是呼啸而过的“银龙”；当年辍学的周小某，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还扎根在教坛的我，表达感谢……这些细碎的瞬间，像山间的野菊，在岁月里默默绽放，温暖且宁静。回首往昔，我目送一个个孩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有一年校庆，我和学生回到忠县中学。老黄葛树依然繁茂，树下的石凳上，几个初中生正讨论着航天梦。阳光穿过叶隙落在他们脸上，像极了当年的我们。一个扎马尼的女孩突然

问：“老师，您守在教育战线这么多年，不觉得疲倦吗？”我抚摸着斑驳的校友石墙，指着远处连绵的青山：“你看那些树，深扎根，才能长得高、看得远。风华不是追着风跑，是让风记得，曾有种子在这里发芽。”

如今我鬓角已染霜，但每次走进学校、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眼里的光，仍觉心跳如当年。黑板上写着新换的标语：“惜时阴，争分秒”，这是学校对孩子们的期许。三十五载光阴弹指过，当年老师笔下的“山高水长”，早已化作我脚下的泥土和孩子们飞奔的脚步。

风华从来不止于少年，它是代代相传的火种。愿学子们握紧手中的笔，如握长剑；珍惜窗前的月，如惜黄金。待来日，无论是走出大山还是回归故土，都能让自己的风华，照亮一方天地。而我，会继续守在讲台前，看更多的青春，在时光里绽放成最耀眼的模样。

（作者单位：忠县鸣玉溪小学校）



鸢鸣天·教师节寄怀

□ 吴宗权

情尽黉门鬓染霜，金秋粉笔话衷肠。
三言点破迷津路，一笑拧开曲道光。
仁爱显，德才彰。杏坛启智艺馨香。
树人静对青编卷，筑梦师魂育栋梁。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

山里小学

□ 向建国

每天点燃朝霞
如同涟漪划过云朵
年复一年 迎来与送别
一批批孩子
只为“一个都不能少”
磨瘦了光阴与青春

身影虽单薄
却传递着大山胸怀
从此 困于沟壑的少年
有了远天与大海扑面的气息

出没群峰 隐入林霭 云深之处
家访的足迹被流星悄悄收藏
穿越重重烟水 追赶着岁月
只为唤醒睡梦中一朵朵微笑
（作者系马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

一截粉笔

□ 聂厅

一截粉笔
誓要把黑板写白
一截粉笔
能让一块黑板燃烧起来

粉笔用剥落自己的方式
把内心剖给莘莘学子
从春到冬
粉笔灰落成雪山。风吹过
有的落到衣领
有的落在双鬓

粉笔越写越短
从笔端流出去的人才却越来越多
桃李满天下是对一截粉笔
最高的褒奖

当这截粉笔，短到
两个指头都捏不住
笑出了菊霜般的璨然。回到家
成为孙辈的玩伴

（作者系忠县永丰镇人）

回忆马家菜馆

□ 钟国凡

上世纪80年代，马灌场镇只有一条长约200米的老街，不知道是哪年形成马灌场的。听老一辈人说，马灌场之前叫马家场。当然，现在也有人这样称呼，就像称呼高洞社区为江家场一样。

马灌场老街由青石板铺就，宽约6米，两旁全是木头板片房，历史可追溯到500年前。上场口有一棵高大的黄葛树，树下再早是猪市坝。后来，随着场镇发展，猪市迁移了。树下有打铁的，炒爆米花，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

很久以前，马灌、花桥与八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是像不是像，不要到花马二场逛，花马二场是个名，不如八德场那几个人。可见花、马二场的繁荣，也同时说明，八德比花、马二场要更胜一筹。

小时候听我母亲讲，八德场是远远出名的繁荣所在地。我外公一家在1949年以前就居住在八德老街，见证过那里的繁华。我的外曾祖父在八德场也曾是大户，田产包括秧田湾和雷葛湾，据说收租能有几百担粮食。但后来他染上鸦片与赌博，家产就败光了。

本世纪初，撤乡并镇后，八德场不再是乡镇所在地，地位一落千丈，在与马灌、花桥的排序中位居老三了。

再说我们马灌场，既然叫马家场，

肯定与姓马的人有关。我是1992年调到马灌中学的，老街有家出名的饭馆叫马家菜馆，老板叫马明方。我们称马老板为马老前辈或马老，那时他才50多岁，现在快90岁了。因马老乐善好施，还热心场镇管理，算得上马灌场很有威望的名人。

马家菜馆有名的菜很多，让我细细道来。凉拌素菜有冲菜、折耳根、马齿苋；凉拌荤菜有牛肉、猪耳朵、猪尾巴、猪拱嘴、猪肚、猪心、猪舌等。据马老介绍，凉拌冲菜要用花菜菜尖，不老不嫩，热锅煮熟后迅速盖上锅盖，然后关火捂住气味等凉。后来有了冰箱，则迅速起锅装盆，用保鲜膜捂住放入冰箱。放凉后，加入盐、味精、花椒面、胡椒、白糖、酱油、食醋、辣椒油等佐料即可。吃凉拌冲菜，要冲得眼泪直流才舒服。要是有点小感冒或鼻塞，吃了这道菜立马缓解。

马老说，凉菜在酒席中起着穿插的作用，为的是在等热菜的过程中不至于空档。在中国的传统酒席中，热菜是一道一道上，上一道每人取一点，撤了，再上第二道热菜。所以，桌子上始终只有一道热菜，其余就是凉菜。这样，才能慢慢品味每一道热菜，也不会让热菜变凉了。

我亲眼见过马老杀鸭子。鸭子的毛细而密，最难拔干净。马老的绝招不是用开水拔毛，而是用温水慢慢拔，然后用小钳子一根一根拔干净，最后将高度白酒点燃，把细绒毛烧干净，同时去除鸭子的腥味。打理好的鸭子，马老会做成卤鸭、酸萝卜鸭、水饺鸭等等。

马老最拿手的菜是爆炒猪肝，口感滑而嫩。油多而后沥油，不至于油腻。马老的每一道菜都是用心在做，用良心在做，绝不放什么食品添加剂，不过那时还没有听说过食品添加剂。

我曾与马老探讨厨艺，马老认为做菜最难的是放盐。哪个厨师不会放盐？但在整个酒席中，盐是最难把握的了。开始几道菜，盐不能重，然后后面的菜，品不出滋味，盐要慢慢重。最后一道菜是清汤，不放盐、不放油，目的是清理口腔与肠胃，一定要清淡。

马老认为，做菜实际是做人，要讲



张荣“缩头湖之战”大败金兵 ②8

——宋代遥郡忠州的忠义将

□ 袁代奎

张荣（？～？）梁山泊（今山东梁山）渔民，水性极好，武艺高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金灭北宋后，他联合孟威、贾虎、郑握等志同道合的忠义之士，聚众数百起义抗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河港湖汊打击不习水性的金兵。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攻占扬州，他带领起义军南下，乘船来到了泗水的下游，驻泊于承州（高邮）以北鼋潭湖水域，以泥粘合茭草堆积成墙，筑成水寨，发展到了一万多人，并与宋承州守将薛庆配合，声势日盛。在承、楚二州之间，锦卫300余里的樊梁、白马，新开三个湖泊内袭击金军，屡获胜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张荣，

梁山涿取鱼人。聚梁山泊，有舟数百，尝劫金人。杜充为东京留守，假（授予）荣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军中号‘张敌万’。”

建炎四年（1130）八月，金人再次南下攻宋。十一月天寒地冻，完颜昌乘鼋潭湖水冰冻之机，率军进攻义军水寨。张荣焚毁粮草，引军撤至通州、泰州，完颜昌乘胜猛扑泰州，双方鏖战了十余日。

绍兴元年（1131）三月，张荣率义军辗转撤至兴化境内缩头湖（古名率头湖），安营扎寨。完颜昌自泰州率军万余，用大战舰作前导，乘船进入缩头湖，企图一举攻灭张荣义军。张荣巧妙利用地势，在湖中打了数以千计的暗桩，布成水中

“八卦阵”，然后出动几十只小船迎敌，“邀敌于溱潼村，佯走入率头湖”，诱敌深入，以小船诱引金大舰至河港湖汊纵横交错的湖中。由于地形极为复杂，湖面芦苇丛生，水中暗桩密布，使金兵“步骑四集，悉陷于渚，无得解者”，处处被动挨打，被抗金健儿们撕戮砍杀；留在舟船的金兵也不攻自乱，往往溺死。此仗击退金兵主帅完颜昌（挾懒，金穆宗之子），杀死金将完颜里，溺死完颜昌之婿、万户胡芦巴等数千金兵，活捉了完颜昌胞弟破辣叔等5000多人，缴获大小船只和战略物资无数。完颜昌率2000残兵逃到楚州，无力再战，班师回朝，淮东路大部分州县重归宋朝，宋史中称之为“缩头湖之

战”，是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大抗金胜利，缩头湖从此改名为“得胜湖”。

《宋史》记载：“张敌万，向在淮南诱敌深入，步骑四集，悉陷于渚，无得解者，金人至今胆落。”张荣获胜后，投奔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刘光世。刘光世上奏朝廷说“忠勇统制张荣与金贼大战，剿杀万余人，并夺获衣甲等物资”，请求朝廷对他“优异推恩”奖赏。

当年7月28日宋廷下诏“张荣以所部”赴杭州。授予他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泰州知州，并总摄兴化等县事，负责长江口一隅的防务。部属4029人均给予封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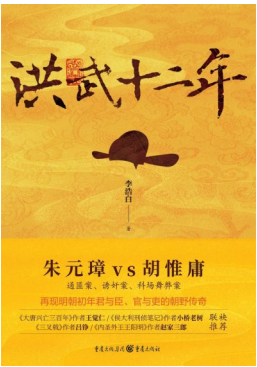
（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

洪武十二年 ⑥⑥

□ 李浩白

朱元璋听罢，神情一定，眼眸里微微发亮，瞥了几瞥朱棣，心中暗想道：朕今日忙活了一整天，茶没喝几杯，饭没吃一口，末了竟没想到却是从这个一身草莽气的四皇儿口中听到了一句贴心话！唉，那个标儿啊……

出了谨身殿，下了



白玉阶，走进静悄悄的南宫甬道，朱标忽然转脸问向朱棣：“四弟，你对姚先生和父皇今日的这番‘金殿告状’有何感想？”

朱棣脚步一停，沉吟一下，言道：“大哥，您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今天在大殿之上，父皇仿佛显得十分超然，对任何事情都指点到了，同时又仿佛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甚至还让陆仲亨继续深挖追查所谓的‘张匪余孽’？”

“不错。为兄就是觉得父皇这一次似乎有些‘和稀泥’的感觉，这和他从前刚断英特、坚毅果锐的作风颇为不同……”

“大哥，父皇依然是‘刚断英特’的呀！”朱棣深言而道：“只是他这一次拿捏住了尺度，没有霸气外溢。你想，‘张匪余孽’还是要深挖严查的，毕竟浙西一带乃我大明朝的肘腋之地，若不彻底肃清，父皇怎好放手去远征辽东？但若放纵陆仲亨在那里指鹿为马、妄兴大狱，自然也是不对的。所以，父皇又让小弟以藩王之身介入宋案追查，其实就是以此震慑陆仲亨、胡惟庸他们，让他们有所收敛。”

“仅仅震慑一下他们就够了吗？”朱标愤愤而道：“更应该将苏州府的胡氏同党、平东行营的陆氏同

党抓起来论罪议罚！”

朱棣轻声劝道：“大哥，您这些话记在心里就好，不可再在父皇面前宣泄了。您若有所不通，可以私下里再咨询一下姚先生。姚先生一定能够给您一个好的解析。”

“你处事倒是越来越圆融练达了。”朱标深深地瞅了他一下，点了点头，“今天姚先生向胡惟庸讲的那个寓言故事，其实是诚意伯刘荃《郁离子》一书当中的《捕鼠》一文，听起来十分浅白。你觉得他讲这则寓言有何深意？”

（未完待续）



锦绣生活

□ 袁俊俏

（作者单位：忠县香山小学校）